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百六十二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十一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武英殿

武英殿在右順門之西規制如文華凡齋居及召見大臣其中後以文華殿近慈寧宫故歴朝多居之而移大子講讀於南廡至嘉靖建九五齋於文華殿以為致齋之所而武英遂不復御

文華有直殿中書擇能書者居之武英有待詔擇

能畫者居之如宋之書畫學是也然宋朝立學時有考較至明惟以中官領之不關藝苑無從考其殿最故技藝之精遠不及宋宣德獨好書品武英待詔間有一二著名者至書法以姜立綱為宗類如掾史矣

仁智殿

仁智殿在武英殿後命婦朝賀中宫之地朝儀前期一日女官陳設皇后寶座于宫中設香案于丹墀之南其

日清晨內官陳設儀仗於丹陛之東西及丹墀東西女官擎執者立于寶座之左右陳內樂於丹陛東西北向設而不作設箋案于殿東門外設班首拜位及各命婦拜位於丹墀北向設司贊位於丹墀東西設司賓位於命婦班之北東西相向設內贊二人於殿內東西命婦至宮門外司贊引命婦入就拜位女官具服侍班如常儀尚冠尚衣等官詣內奉迎尚儀奏請陞座皇后具禮服出導從如常儀陞座司贊唱班齊贊四拜外贊唱進

箋贊衆命婦跪引箋案女官二人由殿東門入至殿中

箋文不宣命婦皆興司贊唱四拜尚儀跪奏禮畢皇后

興還宫命婦以次出

鹵簿

丹陛儀仗三十六人黄麾二戟五色繡旛六戈五

色繡旛六鍠五色繡旛六小雉扇四紅雜花團扇

四錦曲蓋二紫方繖二紅大繖四

丹墀儀仗五十八人班劒四金吾杖四立瓜四卧

瓜四儀刀四鐙杖四骨朶四斧四響節十二錦花
蓋二金交椅一金脚踏一金水盆一金水罐一方
扇八
宮中常用儀衞二十人内使八人青五色繡旛二
金斧二金骨朶二金交椅一金脚踏一宮女十二
人金水盆一金水罐一金香爐一金香盒一金唾
壺一金唾盂一拂子二方扇四宮女服用紫色團
領穿袖徧刺折枝小葵花于上以金圈之珠絡縫

金束帶紅裙弓樣韈烏紗帽飾以花帽額綴團珠結珠鬢梳垂珠耳飾

冠服

冠為圓匡冒以翡翠上飾以九龍四鳳大花十二樹小花如大花之數兩博鬢十二鈿服褘衣深青為質畫翬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褾襈裾蔽膝隨衣色以緅為領緣用翟為章三等大帶隨衣色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

鈕約用青組玉革帶青韈青舄舄以金飾凡朝會
受册謁廟皆服之燕居則服雙鳳翊龍冠首飾釧
鐲以金玉珠寶翡翠隨用諸色團衫金繡龍鳳文
帶用金玉

命婦冠服

一品冠花釵九樹兩博鬓九鈿服用翟衣色隨夫
用紫繡翟九重素紗中單黼領朱縠褾襈裾蔽膝
隨裳色以緅為領緣加文繡重翟為章二等大帶

隨衣色革帶用玉青襪舄佩綬二品冠花釵八樹兩博鬢八鈿服用翟衣八等其色隨夫用紫革帶用犀角餘並同一品三品冠花釵七樹兩博鬢七鈿翟衣七等其色隨夫用紫革帶用金餘同二品四品冠花釵六樹兩博鬢六鈿翟衣六等其色隨夫用紫革帶用金餘同三品五品冠花釵五樹兩博鬢五鈿翟衣五等其色隨夫用紫革帶用烏角餘同四品六品冠花釵四樹兩博鬢四鈿翟衣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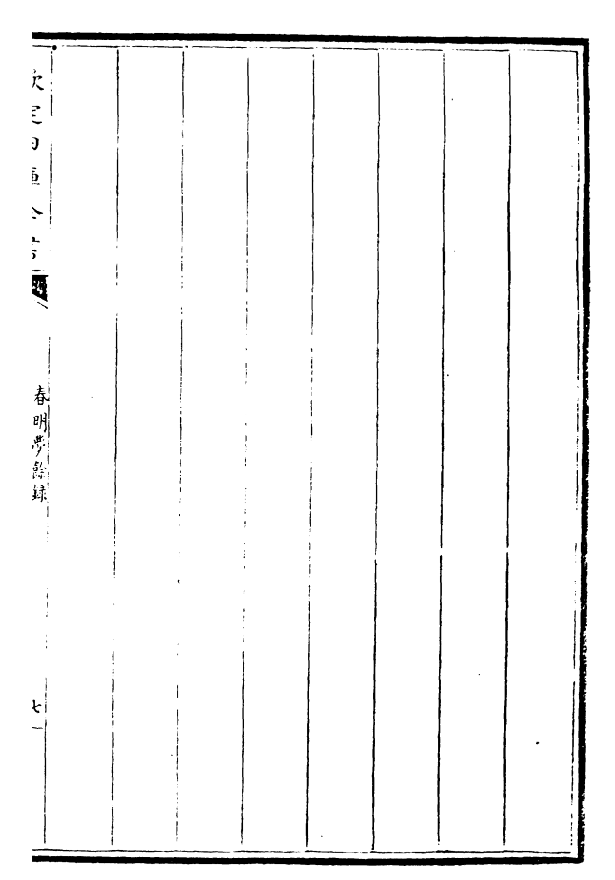
等其色隨夫用緋革帶用烏角餘同五品七品冠花釵三樹兩博鬢三鈿翟衣三等其色隨夫用緋革帶用烏角餘同六品

崇禎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后千秋命婦例當朝賀久不行閣擬二票一免一是上用是字而是時京官以驛遞禁用夫馬罕攜家者多携妾媵即間有之亦多不習是日惟勲臣成國公朱純臣夫人章氏等七人文職禮部侍郎姜逢元詹事何吾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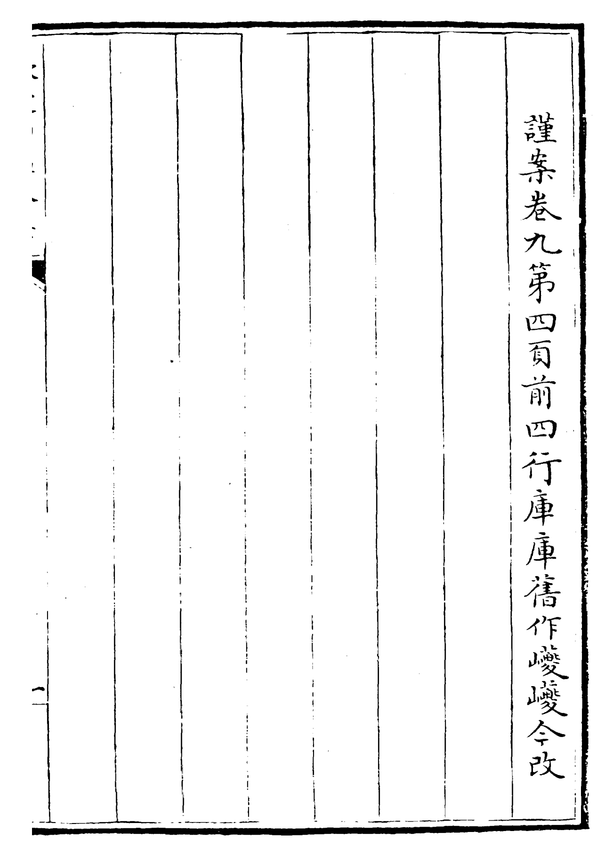
兩淑人而已然何淑人尚未候封則未封也又鴻
臚卿等三人武職都督十五人共命婦二十七人
耳教坊司奉鑾等官妻李氏四名口女樂來定三
十六名口其日甫明中宫已御仁智殿行禮畢命
婦即歸亦無須賞例也先十日文書房傳諭文武
命婦從西安門北安門進西華門赴武英殿行禮
仁智殿在武英後中宫受朝賀之所也
甲戌三月命婦再朝賀林尚書欲楫莊少司農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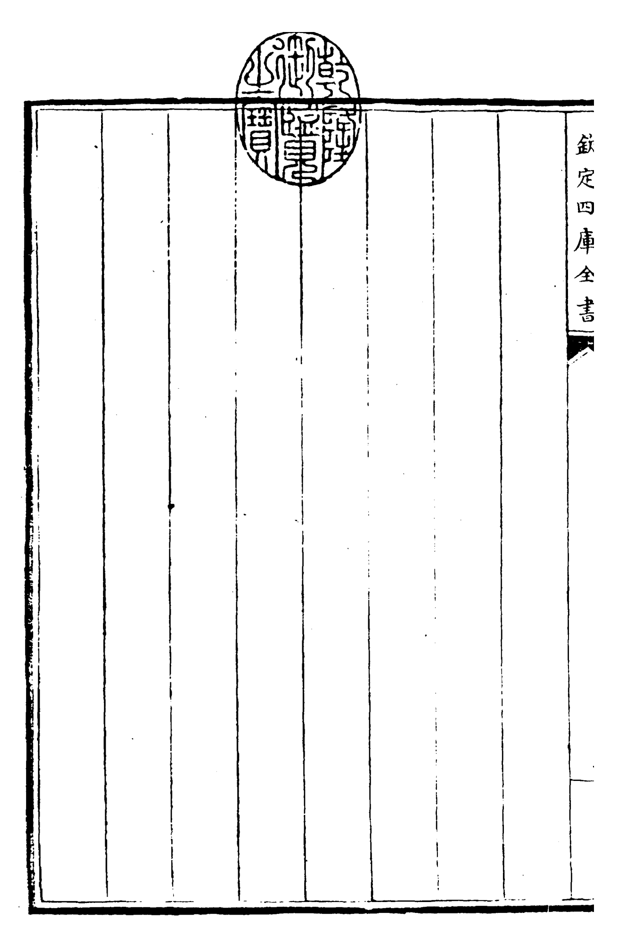
隣二夫人與焉諸命婦可百餘人自西華門外下輿入門復肩輿至武英殿門外下黎明皇后升殿諸命婦入排班下手立四拜女官宣箋表跪班首成國夫人入殿内致詞命婦皆跪三叩頭起四立拜而出以立為拜不復俯伏也是日皇后母嘉定伯夫人亦入班朝賀畢即召入殿皇后欲設座拜之辭不許皇后面有泪痕先是二十四日上以祈雨出宿文華是日方入宫故事東西宫備宴奉邀

上與中宮上座上以齋素辭翌日再出文華
崇禎帝事皇嫂懿安皇后甚恭每年十月初六為
懿安聖節許命婦朝賀崇禎辛巳十月行賀文官
命婦無一至者惟武命婦十八人耳上令司禮監
呼儀制司詰問時道路寇警又楊司馬嗣昌嚴申
驛禁官至八座僅用夫二十名以次遞減僅至數
名勢難攜家也教坊司女樂舊用一百十五名後
惟用三十餘人耳



春明夢餘錄卷十一


謹案卷九第四頁前四行庫庫舊作㠠㠠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沈心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十二 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百六十三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十二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文淵閣

閣係中秘藏書之所明初伐燕詔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里户口版籍既定燕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辛丑命脩撰陳循將南内文淵閣書各取一部至京計取書一百櫃載以十艘又遣官四出購買故閣中所積書計二萬餘

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蓄積之富前古所未有也嘉靖中閣災書移通集庫及皇史宬

洪容齋云梁元帝在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亡之夕盡焚之隋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唐平王世充得其舊書於東都浮舟泝河盡覆於砥柱貞觀開元募借繕寫兩都各聚書四部禄山之亂尺簡不存代宗文宗時復行捜採分藏於十二庫黄巢之亂存者葢尠昭宗又於諸道采訪及徙

維陽蕩然無遺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所儲靖康蕩析之餘盡歸於燕觀此則知燕之書益合宋金元三朝所蓄而為一代之書計數百萬卷縹緗之侈造物所忌也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内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禄二閣藏之於内禁後漢圖書在東觀

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一人掌典圖書考合同異唐制秘書省掌經籍圖書之事秘書郎掌四部圖籍校書郎掌校讐典籍刋正文章宋有秘書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録天文歷數之事官有少監監丞屬有著作郎秘書郎校書正字各以其職隷於長貳明初設秘書監秩正六品先除監丞一員直長二員使掌秘書後改典籍及文淵閣中書移之他所而典籍乃為内閣辦事官失立官

之意矣弘治五年閣學士邱濬請於文淵閣近地別建重樓不用木植但用磚石將累朝實録御製玉牒及干係國家大事文書盛以銅櫃庋於樓之上層如詔册制誥行禮儀注前朝遺文舊事與凡内府衙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脩全史之用者盛以鐵櫃庋之下層每歲曝書先期奏請委翰林院堂上官一員曬晾事畢封識内外衙門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須請旨不許擅開旨允行正德間閣

學士楊廷和請令中書胡熙典籍劉偉與主事李繼先查校書籍由是盜出甚多永樂初問文淵閣書皆備否解縉對經史粗備惟子集尚缺上曰士人起家皆欲積書況朝廷可闕乎遂召禮書鄭錫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且曰書籍不可較價值惟其所欲與之又曰置書不難須常覽有益

洪武二年八月詔儒臣修纂禮書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為綱所該之目

吉禮十四曰祀天曰祭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農曰太歲風雲雷雨師曰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馬祖先牧馬社馬步曰祭厲曰祀典神祇曰三皇孔子嘉禮五曰朝會曰冊拜曰冠禮曰婚禮曰鄉飲酒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射凶禮二曰予賻曰喪儀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鍾律曰雅樂曰俗樂凡陞降儀節制度名數纖

悉備具通五十卷賜名大明集禮

洪武二十六年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册著成法恐後之涖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命吏部同翰林官倣六典之制自府部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類彚編為書名曰諸司職掌行之

洪武二十八年脩寰宇通志其書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

川松潘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距廣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為驛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為驛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驛不與焉

永樂中命解縉纂集類書為文獻大成嫌其未備

乃命姚廣孝重脩正總裁三人副總裁二十五人纂脩三百四十七人催纂五人編寫三百三十二人看詳五十七人謄寫一千三百八十一人續送教授十人辦事官吏二十人凡二千一百八十人永樂五年十一月告成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裝成一千九十五本各以韻為類賜名永樂大典貯文淵閣副本貯皇史宬

永樂中命儒臣集宋儒五經四書傳註纂脩之其

諸儒論說於傳註互發足其所未備者分註其下不合者不取周官儀禮不課士置科不列書成賜名四書五經大全書諸儒語録足羽翼聖經者彙為一編賜名性理大全書

成化十年命編纂宋元綱目以閣臣彭時等為總裁官以宮坊翰林劉珝邱濬程敏政劉健楊守陳尹直彭華謝一夔等為纂脩官分八館未五年而書成

弘治五年命内閣諸臣倣唐宋會要及元人經世大典大元通例編成一書賜名大明會典其書以諸司職掌為綱以度數名物儀文等級為目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属而事皆歸於職用備一代定制以便稽考嘉靖二十八年脩之萬歷十五年再脩之一代之大經大法備焉其餘諸書不具載

陸文裕深曰宋太宗平列國所得裸將之士冣多

無地以處之於是設六館脩三大部書命宋白等總之三大部者册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也御覽外又脩廣記五百卷永樂靖難後脩永樂大典亦此意余按宋太宗詔諸儒編集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曰神藥普救總類成賜名曰太平御覽若册府元龜一千卷乃真宗編集也文裕所考或未確乎至靖難之舉不平之氣遍於

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銷壘塊此實係當日本意也

附記内府刊刻書目

五倫書十二本一千七百一葉周易大全十二本一千一百十八葉書傳大全十本七百六十三葉詩傳大全十二本九百七葉春秋大全十八本一千四百五十九葉禮記大全十八本一千二百五十九葉書傳六本五百八十三葉易傳六本五百八十二葉詩傳六本三百三十五葉春秋四本四

百四十葉禮記八本一千六十一葉四書大全二十本一千五百九十九葉四書集註十八本八百二十葉性理大全三十本二千二百六十九葉資治通鑑綱目四十本四千一百葉續資治通鑑綱目十四本一千一百二十二葉少微通鑑節要二十本一千四百三十八葉資治通鑑節要續編二十本一千六百八十三葉晏宏資治通鑑綱目三十本四千二十葉文獻通考一百本一萬八百三

十六葉歷代名臣奏議一百五十本九千七百二十葉歷代通鑑纂要六十本三千七百三十二葉大明會典一百四十本六千五百九十葉事文類聚一百三十本八千三百六十葉大明一統志四十本三千一百五十葉明倫大典二十四本七百二十葉大明集禮三十六本二千四百七十六葉大學衍義補四十本三千六百葉對類十二本八百七十三葉諸司職掌三本四百二十八葉大明

官制二本三百十葉大明律二本二百七葉御製
大誥四本二百五十三葉御製文集八本七百十
三葉御製詩集二本八十四葉洪武正韻五本五
百葉經史海篇直音五本五百十二葉韻府羣玉
十本一千四十葉玉篇二本三百十五葉廣韻二
本二百二十五葉詩韻釋義二本一百五十八葉
經書音釋二本一百七葉詩學大成十四本一千
葉四書白文六本三百十二葉許氏說文八本六

百五十葉爾雅埤雅四本三百九十七葉孔子家
語三本一百四十四葉吕真人文集二本二百四
十葉列女傳三本一百二十五葉通書大全八本
九百九十葉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十本八百七
十六葉神課金口訣二本二百四十葉選擇歷書
二本二百五十六葉臞仙肘後神樞二本一百七
十八葉三國志通俗演義二十四本二千一百五
十葉雍熙樂府二十本一千七百五十三葉貞觀

政要六本三百七十葉歴代臣鑑十本五百六十葉聖學心法四本三百十五葉居家必用十本八百八十葉飲膳正要三本一百七十五葉釋文三註千字文一本七十一葉蒙求一本一百四十五葉胡曾詩一本九十九葉唐賢三體詩二本一百七十二葉古文精粹二本二百五十六葉李白詩四本三百六葉高皇后傳一本四十七葉女訓一本四十九葉内訓一本五十葉以上三種共一尚帙曰傳訓同函

書孝經大學中庸五本三百三十六葉選詩補註
三本三百十二葉唐詩鼓吹五本二百六十六葉
周易占法二本二百四十葉草堂詩餘二本一百
九十葉獻皇帝恩紀含春堂詩餘二本二百四十
葉小四書三本二百四十葉明心寶鑑二本一百
十五葉擊壤集四本三百五十葉勸忍百箴四本
三百葉古文真寶四本三百九十一葉醫要集六
本二百八十葉草韻辨體六本二百七十葉增定

華夷譯語十一本一千七百八葉評史心見六本三百五十葉通鑑博論三本二百九十葉證類本草十本一千三百四十五葉皇明祖訓一本五十葉祖訓條章一本十二葉皇明典禮一本九十五葉洪武禮制一本八十二葉御製洪範篇序一本三十葉稽古定制一本十九葉慈聖宣文皇太后女鑑一本六十九葉鄭氏女孝經一本四十二葉又女訓内訓同前曹大家女誡一本十六葉内則

詩一本六十二葉内令一本十二葉昭鑒録一本五十二葉勤政要典一本七十三葉外戚事鑒一本六十八葉山居四要一本八十三葉省躬録一本七十二葉祥異賦一本四十九葉步天歌一本八葉傳心妙訣一本四十五葉詳明算法一本一百十葉草字碎金一本九十二葉真字碎金一本九十二葉千家姓一本五十九葉孝順事實一本二百九十二葉為善陰隲一本二百七十二葉小

學書解一本一百六葉忠經一本四十二葉孝經大義一本四十三葉歷代紀年一本三十六葉四時歌曲一本十一葉隨機應化録一本六十葉高皇帝道德經解一本六十九葉達建字孝經一本四十二葉醫按經一本三十二葉蒙求白文一本二十九葉山歌一本四葉華夷譯語一本八十八葉古字便覽一本五十二葉八行遺事集一本二十八葉警世編一本三十葉忠經直解一本十六

葉太上感應靈篇一本九十二葉憲綱一本五十葉百家姓一本十葉千字文一本十七葉孝經一本十六葉大學一本三十六葉中庸一本五十六葉千家詩一本四十四葉神童詩一本十二葉四書雜字一本十二葉七言雜字一本十三葉三字經一本二十六葉啟蒙集一本四十葉啟蒙書法即永字八法一本二十一葉草訣百韻一本十四葉草訣百韻歌三本四十葉八行圖說一本四十

一葉孝經直解一本三十三葉周公觧夢書大全二本七十葉四書直解二十六本一千八百四十葉書經直解十三本八百二十葉通鑑直解二十五本一千四百二葉帝鑑圖說六本三百五十六葉洪武正韻玉鍵二本一百三十葉其餘釋道書不載

春明夢餘録卷十二

春明夢餘録卷十三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皇史宬

皇史宬在重華殿西建於嘉靖十三年門額以史為史以成為宬左右小門曰韶歴以龍為韶皆上自製字而手書也中貯列朝實録及寶訓每一帝山陵則開局纂脩告成焚稿椒園正本貯此實録中諸可傳誦宣布者曰寶訓宬中四周上下俱用石甃中具二十臺永陵定

陵各占二臺

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宋宰相皆兼史官自成周有左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皆史官也明初猶設起居注如洪武中宋濂為起居注劉基條答天象之問命付史館永樂中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起居後不知廢於何時惟以脩撰編脩檢討掌國史遇有纂

脩以勲臣爵髙者一人監脩閣學士為總裁翰林學士為副總裁至萬歴初閣學士張居正言國初設起居注後定官制設翰林院脩撰編檢等官以記載事重故設官加詳非有所罷廢也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史文闕畧世宗皇帝嘗諭大學士張璁曰古左右史即今編檢等官今居此職者弗盡乃事何也是記録之職本自備官而臣下曠廢之耳邇者纂脩世宗穆

宗實録臣等秖是總裁凡所編輯不過諸司章奏稍加删潤檃括成篇至於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多所未備此皆史官職廢致然也今日講官密邇天顔見聞眞切又每從閣臣後出入便殿即有密勿謀議非禁秘不可宣洩者皆得知聞宜令講官日輪一員專記起居録聖諭詔勅册文及内閣題稿其朝廷政事

見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編
纂仍遵照祖制除御殿外例內史官侍班常朝列
班六科給事中之上午門列御座西稍南專記注
言動凡郊祀耕籍幸學大閱諸大典有舉輙書至
不時宣召及大臣秘殿獨對恐有宣洩則自紀聖
諭及奏對始末封送史館詮次其諸司章奏該科
奉旨發部即全抄送閣轉發史館其紀錄體例祗
備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待異日之考求所貴核實

不尚文詞不得妄以己意及輕信傳聞為褒貶每月終史官編草稿為七册一起居六册六曹於册面記年月記史官姓名送閣驗訖即投小櫃用文淵閣印封鎖歲終内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印封如前永不開視旨允行一日神宗顧見史官還宫偶有戲言慮外聞自失曰莫使起居聞知聞則書矣起居之有益於主德如此元宰相拜珠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

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付史館葢起居之廢其職自
元已然觀通鑑續編所紀元人事實與明之實録
規格不甚相遠以此知明之實録乃國初諸人襲
元人之法而成所以遠不及古
大學士王鏊云前代脩史有起居注左史記言右
史記動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
固皆世史官通知典故所紀君臣言動皆得之親
覩記後世讀之如在目前我朝翰林皆稱史官立

班雖近螭頭然猶遠在殿下未能執筆左右成化
以來職纂脩者惟取六部前後章奏分為十館以
年月編次成書總裁官惟畧加删削便稱實録不
知後世将何憑以成信史乎竊惟國家二百餘年
制度文為咸正罔鈌惟正史未有成編将來何所
考信王文恪慮之甚是至萬歷年間閣臣陳于陛
請脩正史詔從之於是開館分局集累世之實録
采朝野之見聞紀傳書志頗有成緒忽遭天灾化

為煨燼史事益屬茫然矣然古今正史自遷固外如左丘明范煜陳壽王隐干寶裴子野習鑿齒袁宏之倫各有藏史傳之永久不必皆世史也倘一日開弘文延儒碩寬忌諱之網採稗官家乘之言博覽廣詢寧無左丘明輩贊成筆削盛典者乎史貴世官官廢則貴世才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尚矣後尚有王銓之子隐姚察之子簡李大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餗以後更

無聞矣史之職壞於宋之李昉宋琪建議復時政記自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史遂不敢有直筆

唐脩史例

後唐同光二年四月勅史館司本朝舊例中書幷起居院諸司及諸道州府合録事件報館如左時政記中書門下録送起居注左右起居郎録送兩省轉對入閤待制刑曹法官文武兩班上封章者

各録一本送館天文祥變占候徵驗司天臺逐月
録報并每月供送歷日一本祥瑞禮節逐季録報
并諸道合畫圖申送蕃客朝貢使至鴻臚寺勘風
俗衣服貢獻物色道里遠近并具本國王名録報
四夷入寇來降表狀中書録報露布兵部録報軍
還日并主將姓名具攻陷虜殺級數并所因緜録
報變改音律及新造調曲太常寺具録所因并樂
詞牒報法令變革斷獄新議赦書德音刑部具有

無牒報詳斷刑獄昭雪寃濫大理寺逐季牒報州縣廢置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旌表門閭者户部録報有水旱蟲蝗雷風霜雹户部録報封建天下祠廟叙封追封邑號祠封司録報京百司長官刺史以上除授文官吏部録報公主百官定謚考功録行狀并謚議逐月具有無牒報宗室任官課績并公主出降儀制宗正寺録報刺史縣令有灼然政績者本州官録申奏仍具牒報武官兵部録

進報諸色宣勑門下中書兩省逐月録報應碩德殊能高人逸士久在山野著述文章者本州縣各以官秩勘問的實申奏仍具録報應中外官薨已請謚許本家各録行狀一本申送此唐故事也後之史館但取辦於升遐之後遺漏紕繆已多此當脩明典章以補不逮

宋史

宋元祐中脩神宗實録頗不直紹興中昭慈太后

孟以誕辰天子置酒上壽歡甚昭慈忽泣數行下已慨然曰吾老矣國家多難猶幸見今日也有一事當為官家言吾不言死不瞑矣帝頓首請太后曰吾逮事宣仁古今母后之賢罕有其比奸臣快其私憤厚加謗誣建炎初雖下詔昭雪而國史未經刊定謂後世何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官家也帝頓首受教遂命直史館范冲等刊定噫後世誣史安得此明賢太后耶

曾布脩定神宗實錄舊本則用墨書新脩者用朱書之刪去者用黄抹之每一卷竟納禁中將滅其迹而使新録獨行也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元祐諸家子弟為道之諸家子弟幸其書尚存固勸令傳録師成如其言而舊本遂傳及紹興中以昭慈太后之言令范冲等刋定舊文墨書刪去者黄書新脩者朱書世謂之朱墨史明光廟實録成於初者大約出侍郎張昺之手而少師葉

向髙取裁焉及以黄承昊之言魏廣微輩復㖋魏忠賢令改脩及告成之日則崇禎改元之歲矣衆正未登書仍進呈頒賚送至皇史宬閣臣有欲焚舊本者頼大璫王體乾不可而止兩存宬中信史之不泯皆頼兩璫之力亦一奇也

嘉靖中閣臣李時言宋史當另脩上曰脩史甚好既要公又要出一人之手乃好世宗此言甚確葢班馬荀范諸史出一手故佳即歐陽文忠與宋景

文同脩唐書已不及五代史矣

宋遼金三史

元命托克托脩三朝史山陰楊維楨上正統辨謂今日之脩三史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吾嘗究契丹之有國自瑚紐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冠服殊異荒唐恠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枝巴堅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

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按巴堅訖於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藩也乘唐之衰厲兵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覦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考金之有國始於完顔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固達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簒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

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尅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再考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故世祖平宋之時有過遼唐不及漢宋統當絶我統當續之諭是世祖以歴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元人不能用於是宋遼金各為史

金史

元學士王惲記王鶚事云王承旨名鶚字百一東明人金正大元年甲申狀元入元授官翰林承旨日見寵遇一日以祭葬故主上請允之為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乃私謚為義宗據法君死社稷曰義其忠不忘君如此又上史院奏帖有云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葢前代史册必代興者與脩葢是非與奪待後人而可公故也上允之然彼

時有元好問者金亡隐居於家築野史亭著南冠録以載金事元人脩史多採之金史不亡二人之力也

歐陽元曰明宗皇帝詔脩遼金史揭公傒斯與其選人問脩史之道何先公曰收書用人又問用人何先曰用人先論心術心術者脩史之本也心術不正其他雖長不可用此千古篤論

元史

洪武元年上命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寛胡翰趙汸陶凱高啟等同脩元史自元統至正間事無可據遣儒士歐陽佑等詣北平采訪明年再脩仍濂禕總裁而以趙塤朱佑貝瓊張孟兼等同脩然備員而已筆削皆取上裁且見文稍深古者輙芟去曰惡用是獨即舊志為書可矣時楊維楨年七十餘亦聘至脩史史成作老客婦吟見意放歸

宋濂脩元史記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書悉輸於秘府冬十有二月乃詔儒臣發其所藏纂脩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臣褘實為之總裁明年春二月丙寅開局至秋八月癸酉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二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已經御覽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為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

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國上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又復上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傳三十有六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其時與編摩者則臣趙壎臣朱佑臣貝瓊臣朱世廉臣王廉臣王彝臣張孟兼臣高遜志臣李懋臣張宣臣李汶臣張簡臣杜寅臣俞寅臣殷弼而總其事者乃臣濂與臣禕焉合前後二書復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舊所纂録之士其

名見於表中者或仕或隐皆散之四方獨壎能始終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主干戈甫定即留神於晉書勅房元齡等撰次成編人至今傳之肆惟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大統既正亦詔脩前代之史以為世鑑古今帝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卓識若合符節葢如是嗚呼盛哉第臣濂等以荒唐繆悠之學義例不明文詞過陋無以稱塞詔旨之萬一夙夜揣分無任戰兢今鏤板

訖功謹繫歲月次第於目録之左庶幾博雅君子相與刊定焉洪武三年十月十三日史臣金華宋濂謹記

明史

洪武實録凡三脩建文即位初脩王景充總裁靖難後再脩總裁解縉縉得罪後三脩總裁楊士竒初脩再脩時士竒皆秉筆以一人而前後依違者甚多

明史可議者如建文嗣位頗稱賢明乃以靖難之故去其年號不存實録之末輯楊文懿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政典方黄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此偉議也崇禎壬午都尉鞏永固給事沈允培俱疏請未行

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録猶稱郕戾王附夫景帝與于忠肅再造乾坤有功宗社當時戾字之諡已

違公議後憲宗追稱景帝乃不為之稱宗改謚而實録仍書郕戾王附

嘉靖初纂脩武宗實録差進士訪求事實蘓州府聘楊循吉主之其所脩有吳郡纂脩實録册凡例可觀及隆慶以後改行提學行邑行學學官令禮生秀才抄録一二大臣墓誌塞責於是史無所取材

監脩實録惟用元勲一人此非定制考英宗脩仁

宗實録以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為監脩官則文武竝用官不必盡詞林元勲亦不止用一人此可為脩史例

石民集云列朝皆有實訓如穆宗於隆慶六年正月下旬不豫二月十二忽出視朝諸相趨而往則已下金臺怒而欲出執高文襄拱手語不甚了了文襄固請其所以怒曰甚事不是内官壞了此言何等明切可以式子孫戒後世實訓乃不載

天啟初議脩神廟實録御史郭增光疏云請就往日輔臣中功罪較然在人耳目者畧陳大槩為授簡佐一得焉髙拱以裕邸之舊知受托孤之明命雖崎嶇於雲間江陵兩才相阨卒能總持銓衡懋建功業所稱經濟之名流非乎張居正得君行政致治精嚴固自有功於國而奪情起復獲罪名教則瑕瑜存而名實不相掩可已王家屏以講幄之特遇矢建儲之孤忠雖微倖於批鱗扶纓一去為

恝然而竟令君心感悟嘿定元良所稱翼戴之誠
臣非乎至於王錫爵大畧雄才髙睨濶步豈不顯
名於時而三王竝封幾危宗社則得失衡而失浮
於得多矣趙志臯鄙而荏張位狡而狠臯輕主封
貢貽害尚在屬國位案揭礦稅流毒則在生靈二
臣相較而位之罪大於臯不獨以其貪也沈一貫
之惡莫甚於楚事妖書駢僇諸宗羅織無辜皆一
貫以前所未有朱賡之失又在黨助一貫傳衣扇

惡妨賢蔽主皆一貫之後所隱留二臣同傳而貫之罪重乎賡亦不以其貪也假令於此隨人立論據事直書則正人一生志行不白於羣奸者待信史而白奸回無窮過惡不誅於生前者待信史而誅援筆之光也臚列諸輔功罪可謂史之董狐未可以人廢言

崇禎十五年六月有御史吳履中一疏可備援筆者之助其畧曰皇上臨御初年天下猶未大壞也

特用一温體仁顯託嚴正之義隂行媢嫉之私凡
正人君子必百計摧折以致賢士觧體救過不遑
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而釀成大害之源者體
仁之罪狀也專任一楊嗣昌以欵撫為忠謀以四
事為實政加練餉以刈割海内致使民怨天怒災
旱頻仍四海困窮盜賊蠭起而結成大亂之勢者
嗣昌之罪狀也又曰皇上治尚嚴明也而引之於
苛刻刑欲當罪也而引之於從重皇上念與事之

善無由見於天下而亂臣賊子無知小民遂見爲
朝廷闕失敢於非議而叛背之此亡國之定案
朱閣學國禎云正德四年孝宗敬皇帝實録成時
焦芳操筆褒貶任意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天下
所稱正人皆肆詆誣嘉靖元年御史盧瑗奏孝宗
實録多焦芳曲筆乞改正上曰焦芳任情天下自
有公論不必改脩
又曰我朝攻道學者自焦芳始然只從聲音容貌

描寫已不堪讀越六十年游居敬攻湛甘泉則進一步矣又六十年郭興治郭允厚朱童蒙連攻鄒元標允厚比之山東妖賊非所謂愈趨愈下者耶

三朝要典

朱閣學大事記曰天啟五年禮科給事中楊所脩請編纂三案事成書如明倫大典例其黨起而和之六年正月開館五月書成閣臣請其名曰傳信鴻編曰三大政紀中旨定曰三朝要典擬擊始於

萬歷乙卯五月紅丸始於泰昌庚申八月移宮始於是年九月先挺擊首列詔諭之關係者為原始閣臣顧秉謙黄立極馮銓等總裁掌院施鳳來等為副刋行頒布天下

大事記曰甚哉小人之愚自供罪案又代為他人發揚盛美也要典一書先叙爭者之疏附以史斷曲詆妄詈無所不至然後綴以駁者之疏主其事者徐大化等五人由今而觀五人何人肉足食乎

骨之臭可洗乎前之爭者不啻百十人或死或廢其疏稿未必盡存子孫未必能盡守簒者亦安能一一捜集而要典妝之畧倫借天子靈威既藏内府又下郡邑遍散民間幾與六經四書並行可謂密矣未幾内府告燬而散者不可妝人皆得而見之於爭者無不擊節歎賞於駁者無不切齒唾罵而史臣數語叚叚可恨可羞䘚莫加焉罪莫甚焉是殆天奪之魄自投穢厠中唼唼有味而沒頂不

可拔也五人既坐大詬其二又攖大僇如劉廷元如岳駿聲對質求勝猶曰常情又霍維華者天分儘高筆底甚㓂只以一外轉憤憤入其中兩出疏為助既躋崇顯欲以視師避逆賊之淤計其生平果可當此任而事則已無及矣廷元自請南兵亦是此意二人與駿聲皆有才皆可為平世卿士吾甚惜之如逆賊既害多少善人又累多少才人從古已然立身者不可不察總之功名之念一澹則

思過半已

蔣閣學德璟曰嘉靖中明倫大典為議禮諸臣發然實出上意若天啟中三朝要典則諸人嗾魏璫為之以為諸君子罪案中作論斷尤多舛倪公元璐上疏請燬之時德璟在禮部亦言於内閣謂既有實録此書可燬内閣楊公景宸深以為然遂焚其板楊公亦與脩要典者侍讀孫之獬力言不可燬痛哭失聲相傳以為恠

崇禎元年侍讀倪元璐上言竊見主挺擊者力護東宫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宫者弭變幾先爭移宫者持平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也未幾而魏忠賢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以

臣所見惟燬之而已

是年五月燬三朝要典諭朕惟皇祖皇考洎於熹

皇止慈止孝炳若日星載之實録自足光昭盛美

乃復增三朝要典一書原不能於已明之綱常復

加揚闡徒爾刻深傳會偏駁不倫朕無取焉可將

皇史宬内原藏一部取出燬之仍傳示天下各處

官府學宮所有書板盡燬不存自今而後官方不

以此書定臧否人材不以此書定進退惟是三朝

原無遺議紹明前烈注意編摩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異論務襄朕清平之治欽哉

光宗實録

朱閣學大政紀云實録改修惟文皇行之於建文尋以未倫重修光宗在位只一月實録先上以三案改修葢群奸仗魏逆之勢恣行如此首先建議者黄承旲也把持塗改者霍維華謝啓光徐紹吉也

葉文忠向高曰光皇在位僅一月實錄所載多潛
邸時事然其間亦有干礙而難直書牽連而難盡
書脫草日余與同官互閱皆以為允而自余歸後
言者鬨然以張差進藥移宮三事為非是得旨改
正余思移宮事原未叙及其叙進藥亦甚平惟張
差事則因王之寀疏侵張太宰余偕同官往問張
曰此事之發生輩皆里居不及知其詳公親讞此
獄虛實云何張曰謀逆事千真萬真之寀所發覺

事情無一不實其當時讞奏皆與之案同何以罪我余又問當時瘋癲之說云何張曰此飾辭也安有持梃入宫門而可稱瘋癲者此余與同官共聞朝紳議論亦皆如是故實録中稍採其説而詞亦委婉乃當時之言瘋癲者遂耽耽矣問官如岳駿聲遂上疏力駁時局已變無敢出片詞言宫從風而靡皆附會駿聲而之案被重譴矣余念事關宫闈似屬曖昧但罪疑惟輕施於他事則可東宫何

地而持梃突入當時賴有中官格之耳萬一進而不止則跬步閤便成大難而宗社有不測之憂矣在禮齒君之路馬有誅而春秋於許世子趙盾皆書弑君凡以絶干犯之萌為萬世立此大防也今毋論瘋癲之真假即使真癲而持梃入宮幾危儲貳可但以瘋癲蔽罪而遂已乎况禁中千門萬户他處不入而獨闖於東宮乎當王日乾告變已云劉成龎保二奄有謀令張差所供復與之同似又

不出於癲者之口而神祖懿二奄於禁中不遣之就理亦聖意淵微可以黙喻者惟是事體重大難以深窮當日聖斷處分原自妥當至欲併此一段情形而盡没之竊恐千秋萬世而下終無以厭人心也

詞臣文震孟孝思無窮疏臣猥以菲才備員史局頃因纂脩憙宗皇帝實録從閣中恭請光宗皇帝實録副本較對見其間舛誤甚多而悖謬之大者

如先帝之册立與梃擊紅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啟三年七月十六日實録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史官莊際昌等所纂脩而閣臣葉向髙韓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啟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録非實請旨重脩則崇禎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燬逆案未成閣臣黄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後來諸臣亦無復發金匱之

秘洗石渠之穢者要典雖焚邪説未殄凡先帝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隐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臣見皇上追念先帝冊封敬妃慎嬪以寄永思皇衷純孝孺慕彌殷薄海臣民咸為感動乃先帝紀載尚未清明使今日編脩將何所據流傳後世又安取衷國是所關良非細故若謂已入史宬不可復出則逆璫之矯旨且能行於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於

反手視為緩圖置不上聞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謹摘其甚者上瀆睿覽一云當命哲之日詔誥恩賚儼然負震器之重儲宮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議外滋無端蔓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先帝册立一事自萬歷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臣羽翼國本有貶謫者有削籍者有遣戍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於己而為之縱皇心有主未忍言夾日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

回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滋無端蔓引一語抹殺謂皆好事者之過此與三朝要典所稱姦黨搆釁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姦一脉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梃入東宫殿簷下擊傷門者中官共執之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回奏張差話不情實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揑謀危東宫之說詞連二璫科臣何士晋

行人陸天受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梃擊一案也即據劉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必欲以風癲二字草草結局不容王之寀奏張差口詞指為捏謀何也且張差有口舉朝豈應默然而一有言者輙曰附和曰激聒則必使東宮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正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一因工科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初張差狂闖薊道闌

入宫門廷元廵視皇城按狀風魔皇祖是其奏讞決平允自王之寀突揭搆釁徒黨因以為利借他事皒廷元未幾果顯攻風癲之案一時邪說世揚實為之倡云云臣按王之寀摘發張差之逆至於察處至於削奪後逮死詔獄莫敢議卹即惠世揚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即死者逆璫欲借為戎首遍殺天下名流非宥之也幸聖明御宇僅免一死尚稽啟事乃云徒黨因以為利斯亦何利之

有焉況風癲之案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俟世揚為倡始顯攻之要典邪說宜改正者三一云張差闖入東宮言者紛紛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任似不必言官詑為奇貨居為元功以此二語為異議者刺骨云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皇上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於神祖及先帝而奇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殺忠義矣大

抵闖宫一事梃及殿簷近侍俱踣亦天下竒變也必欲視為平常不當根究以為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邪説宜改正者四一云方上疾大漸召李可灼并趣和藥恙出聖意一時臣工所共聞共見其後有造為許世子不嘗藥之論羣小附和罥然咼沸汚衊君父幾成晦暝之世亡何正論大明邪説漸滅且云李可灼往來思善門中使以聞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

紅丸一案也昔唐憲宗歿杖殺方士柳泌泌葢為憲宗製長生藥者彼豈不顧其主之長生而餌藥不效則殺之而不為過後世亦不以為冤今可灼進藥而先帝賓天縱謂之誤庸醫殺人律有明罪況誤傷天子乎此即肆諸市朝亦人情所愜而乃與顧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解於天下後世且宮闈之中傳奏姓名豈遂不可窮詰稍欲窮詰即曰羣小曰汚衊曰晦

瞑此皆要典邪説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僅摘其尤悖謬者伏乞聖裁即勅史舘逐一改正或取天啓三年所進遺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庻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哀鉞可憑而於皇上之達孝亦有光矣方今兵戈未靖四郊多壘或謂臣言非其時而邪説之害甚於兵戈自古記之矣况目覩止孝之聖主永言維則何敢不俯循職掌仰佐涓埃

光宗實録進於天啟三年七月十六日實録八卷寶訓四卷合目録凡例十四册監脩英國公張惟賢總裁内閣大學士葉向髙韓爌何宗彦史繼偕孫承宗朱國禎顧秉謙朱延禧副總裁尚書林堯俞侍郎鄭以偉周如盤錢象坤纂脩侍郎周炳謨來宗道汪煇張鼐少詹董其昌諭德蔡毅中洗馬成基命賛善李康先中允姜逢元羅喻義孟紹虞王祚遠曾楚卿脩撰莊際昌張翀侯恪傅冠丁乾

學其書立論頗正而又忠厚不盡人之情良史也自經改脩人鮮有見其原本者謹録其大要以備採擇

國本

萬歷十四年丙戌正月皇第三子生貴妃鄭氏出也貴妃進封皇貴妃時主鬯未定而貴妃寵愛幸廷臣不無私憂會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神宗諭以元子嬰弱少待再請再諭如前旨禮臣沈鯉有

折衷典禮疏請加封恭妃得旨子顯母貴待元子
册立加封科臣姜應麟疏請首册恭妃次及貴妃
明詔册立元嗣為東宮以定天下之本有旨謂其
疑君賣直降極邉雜職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
主事孫如法連疏言之俱被謫科臣楊廷相等論
救奉旨立儲以長幼為序祖宗家法朕仰遵成憲
俯察輿情豈肯以私意拂公論姜應麟等揣摩上
意置朕於有過之地故特降處示懲非為奏請册

立之故國本有歸朕已明白曉示待期舉行毋得妄疑瀆擾又傳諭内閣亦云然葢神宗英明沉毅修紀叙倫以為天性至親儲宫大典權統一尊事宜獨斷至於宫闈倫序祖宗舊章宸慮先定矣十五年丁亥正月申時行等請竝舉建儲封王吉典皇長子正位東宫皇第三子宜封大國聖諭候吉行御史許守恩更申前封妃之説不報十八年庚寅正月朔日神宗召見輔臣於毓德宫談論良

久乃共以册立豫教請將退有旨令宣長哥來與
先生每一見時上至皇三子亦至上侍立榻右神
宗手携之輔臣仰視睿容稱賀神宗怡諭以此祖
宗德澤聖母恩庇所致輔臣再進諦視神宗手引
上向南正立輔臣因再請早定大計神宗頷之出
再疏申請慰答不必煩擾以間天性禮部尋上疏
請有如何紛紛奏擾意欲離間之旨十月兩京九
卿科道合詞懇請而輔臣請之益力禮部尚書于

慎行以催激奪俸三月諭内閣以皇子長幼之序豈有操動朕意必待朕自處不喜於聒激耳凡諄諄數百言輔臣錫爵又上疏申言凡稱間者貴而使賤之親而使踈之也今上親挈元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勸册立以成上之所欲貴又因請豫教以成上之所欲親何名為間也且建儲一事前有皇長子始生之明詔後有屢奉之明旨公有兩部臣僚之合奏私有皇親鄭國泰之專請

近有京城之流言遠有海内之喁望重以九廟之
神靈兩宫之属望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臣等亦豈
敢茍順一言詞尤剴切神宗諭朕以誠實待天下
豈有溺愛偏執之理候過十齡册立豫教當兹舉
十月内閣共疏請册立有詔切責三輔臣各引疾
輔臣王家屏獨當直謂欲釋衆疑莫若大信之蚤
全欲解揺亂莫若聖志之蚤定疏凡再上神宗遣
内官傳諭以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瀆擾便

於冬冊立而又傳各衙門造辦錢糧俟後年春舉行是時聖意已定蓋前詔所云自處者也而科臣胡汝寧以瀆奏罰俸

明年辛卯秋工部主事張有德以大禮儀物未備疏請有詔謂其邀功催激奪俸改冊立期於次年會內閣臣合疏爭之有旨詰責時首輔時行以病在告密揭言故科臣羅大統中書黃正賓遂連疏劾首輔皆削籍正賓仍下詔獄杖百時行去國亦

尋去家屏乞與國同去不允

又明年壬辰科臣李獻可等以請豫教降職列名者奪俸輔臣家屏封還御批疏救不報會申救者皆獲譴家屏凡五疏爭之益念明主可以理奪引義決去事宜少濟神宗雖聽家屏去而聖心益動時以申救削籍者科臣鍾羽正舒宏緒陳尚象張棟丁懋遜葉初春吳之佳楊其休李周策御史鄒德詠錢一本而科臣孟養浩杖一百為民賈名儒

降邉方雜職

又明年癸巳有三皇子進封之旨時首輔王錫爵以召至密揭建儲事言前皇上業有今春舉行之旨乃茲届期廷臣未有先發一言者故臣具疏手封以進乞乘此時從中降諭決於春月舉行使盛美盡歸於獨斷神宗復稱引祖訓立嫡條謂中宫年尚少朕欲三皇子竝封王而虛儲位以待嫡即令輔臣擬諭錫爵擬二諭以進隨疏言待嫡之說

臣未之前聞安敢奉詔昔漢宋母后有養育庶子故事無已請令元子母中宮而正儲位神宗不許曰奈何以僞亂眞遂下前擬而竝封之爭起光禄寺寺丞朱維京科臣王如壁戍邉俄免戍光禄寺卿涂杰寺丞王學曾削籍部科諸臣皆言與歷年成命不合語侵錫爵輔臣請九卿會議及面陳可否不允而科臣史孟麟上所撰條議錫爵以三誤自劾神宗報曰卿自引咎置朕何地議乃寢是時

爭者則郎中于孔兼主事張納陛顧允成陳泰來賈巖薛敷教岳元聲若而人云

二十二年甲午二月上出閣講讀告于奉先殿朝謁兩宮上之御講筵也儀度熟閑舉止凝重儒臣進說經旨潛心聽受閒有問答旁通大旨一日講官焦竑仰叩以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大義上應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講官董其昌講擇可勞而勞之上答曰此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

宫驚喜歎服時神宗深拱静攝上習讀經典皆有恒度神宗喜悦間與諸王子偕召防護有加焉而先是科臣張正觀以請備出講儀仗降黎道照磨以論救罷

二十八年庚子三月詔議移皇長子居於慈慶宫再諭内閣以册立有期而惡刑部主事謝廷讚之疏瀆且曰使天下臣民曉然知出自朕心斷不惑於奸小之口也會是時天雨傳諭凡遇雨皇長子

講學暫免一日十月戚畹鄭國泰疏欲先請冠婚
次舉冊立科臣王士昌糾之禮部署部事侍郎朱
國祚以國泰顛倒其詞與明旨相背恐釀國家無
窮之禍無何科臣王德元請篤厚中宮之疏上神
宗震怒杖之百且傳諭廷臣無瀆救以致遲延冊
期
二十九年辛丑二月上移居慈慶宮是年輔臣沈一
貫屢揭催請諭以俟即擇日舉行九月十八日漏下

二鼓諭内閣傳示禮部上册立冠婚儀注十月十五日册上為皇太子并封諸王上聖母徽號大赦天下

妖書

楚宗室許奏楚王事行勘勘上事皆有跡於是物論紛然以楚藩為假王下廷議獨户部尚書趙世卿總督倉塲尚書謝杰謂王非假餘皆如楚宗言郭正域請再勘神宗意殊難之沈一貫亦從中阻格與正域相口語正域疏侵一貫且言其受楚王

金輔臣鯉頗右正域彼此之嫌生矣其後楚王復許奏正域勒歸聽勘楚事竟寢楚王遣人奏謝因遺書謝諸貴人楚宗率衆途奪之備兵副使周應治鄞人也恐事露遣兵捕楚宗械而繫之獄諸宗羣訴於巡撫趙可懷可懷譙責之中有一人發憤突起以手械擊可懷立斃傳者遂以楚宗為謀叛捕治坐罪斬絞者六七人禁高墻者數十人議者多以為寃正域行至楊村属妖書事起諸獻諛遂

言此正域所為一貫意動故揭言此書必出於臣
下相傾之詭計特借國本為名而自請絕私為公
以身討賊必得真正主使之人殄滅之以洩廟社
之憤其言甚危神宗覽之倉惶故下令大索緹騎
兵番四出追捕而給事中錢夢皐遂露章攻正域
且及鯉御史康丕揚佐之隨發卒圍正域舟盡捕
其僕隸佐書乳媼等下詔獄嚴行考訊無所得其
株連波及奪官削籍幾斃杖下者甚衆邏卒又圍

輔臣鯉第日夜偵伺長安中人皆重足屏息無敢偶語又行文天下捜捕騷然煩擾矣㝡後乃得皦生光業已欵服然非一貫意故獄久不成禮部侍郎李廷機及趙世卿皆告輔臣賡謂即此可以具獄毋他求語甚切至賡亦力勸一貫如廷機言得旨廷鞫生光仍欵服而刑部尚書蕭大亨不欲坐生光再三誘令扳扯同謀主使之人生光抗言我自為之誰為主使廷機與御史沈裕湯兆京牛應

元輩皆言生光宜坐大亨曰脫他日獲有真犯誰當其辜廷機曰某請任之沈㴶等亦曰某願同坐大璫陳矩方主讞深然之拱手曰朝廷有人議遂定乃具奏神宗亦心悟磔生光於市其獄乃得觧夢皐等後挂察典復奉旨留用物論愈喧彼此紛拏縉紳之釁卒從此起焉

梃擊

萬歷四十三年五月乙卯有男子張差持赤梃突

入東宮殿簷下并傷門者璫輩共執之東宮奏聞
下法司提問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迹涉風魔貌是
黠猾刑官胡士相等及一二言官緣此遂有風癲
之說提牢主事王之寀詳加詰問乃言有馬三道
誘至龎劉二中官處與以棗木棍令至東宮逢人
即打語多涉翊坤宮之寀以聞科臣何士晉力言
當窮其事太常少卿史孟麟亦有疏神宗不得已
召上慰諭因率上及皇長孫諸皇孫詣慈寧宮聖

母几筵行告慰禮召見羣臣於宮門外神宗白衣冠立左簷前上青袍侍於右神宗召羣臣諭曰皇太子國家根本朕豈有不愛諸皇孫振振衆多朕喜甚何外廷疑朕有他也時御史劉光復從班後抗稱皇上東宮慈孝語不甚明神宗責其恣肆震驚几筵令緹騎捉出笞杖亂下上亟止之得旨下法司神宗復諄諄理前諭命决張差龐保劉成等上從旁請無株連以傷天和神宗復命上代諭羣

臣上承旨諭爾等毋得流言為不忠之臣使本宫為不孝之子神宗怳命閣臣速擬諭以進尋誅張差於市磔龎劉二璫内廷比獄上卒從寛典方事初起中外聞者心知其故而難於言至風癲之説倡則議者謂其意有所為而王之寀直發逆狀刑部尚書張問達深以為然形迹愈露顧必欲窮究其由來則所傷實多神宗黙念大臣中無足與計不得已而自行召諭其不下二璫於理亦有深意

而主風癩者遂齮齕王之寀罷其官史孟麟謫何

士晉補外人甚不平焉

紅丸

八月二十一日丙寅召太醫院官診視進方賞銀

六十兩次日大學士方從哲以未獲入宮候安上

疏曰臣詢醫官知聖體御膳減少兼有痰喘必須

一意調養除每日發票本章外俱宜暫輟至於進

藥一節尤宜十分謹慎昔人謂治病者以服藥有

效為上策以不服藥保養為中策益欲寡心清元
氣自固用之不當其害更不可言惟聖明留意
兵科給事中楊漣疏陳聖躬違和之由保攝萬安
之法先是十二日諸臣見天顏頓減不似登極之
初至十六日諸臣到宮問安旋奉有頭目眩暈身
體軟弱不能動履之諭各相驚駭不知其故及十
七日諸臣敬問聖安因大選問內官以遠豫之故
因知外廷所傳進御不節流言絕謬乃是崔文昇

用藥差誤所致至是上召見大臣親奉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不多食困頓至此於是給事中楊漣言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見以皇上之日日萬幾煢煢哀痛精神耗費於法止宜清補文昇何投相反相伐之劑然則外傳流言必文昇藉口以葢其誤藥之奸耳既益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且皇上初用文昇一劑泄補

倒置若此有心之誤耶無心之誤耶有心則韲粉不足贖或其無心一誤寧堪再誤臣念皇上睡少食少此豈是大小諸臣安枕之時閣部大臣各宜尋諸臣中有知醫者日於宮門前齊心候問同欽召御醫細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封付忠順内官如法煎和以進至如文昇者宜發司禮監究問處分傳示中外使知聖躬不安全是藥餌之誤以解道路紛紛之口并祈皇上召皇長子同衆皇子承

顏導喜於前以發天性之眞和又擇一二通書史大義内臣時在左右説誦古聖帝明王通快可喜之事以清宸聽以醒脾神如此自獲勿藥之慶矣

又臣接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本為懇乞天恩收回封后成命此一事也祖宗典制雖干聖明當已有裁決第無上尊稱告播中外必有其名今所稱封尊之以嫡母乎則於大行皇后有礙尊之為生母乎則於本生皇太后有礙或以往日之恩當酬耶

今日之請難已耶當年主鬯未定實不聞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祚儘無取於沾沾承奉之虛文矣總之皇后非可以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理宮嬪無可以妄自尊之事貴妃試思聖母仁慈配天育聖辛苦勞劬垂四十春秋我皇上孝思無極止能崇上此皇后二字之追尊如貴妃當年今日舊眷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必不可萌之妄念故養性前日之請妝成命

正所以善安其始在皇貴妃今後養老别宫省心回念凡朝見必須啟請侍御無相攙越更所以善保全先帝之明德於有終與殊恩於無已也有旨所奏朕母皇貴妃鄭進封皇后朕遵皇考遺囑昨覽都督僉事鄭養性所奏收回封后成命以全體制特允所奏已輟旨不行外庭不得再行瀆擾其御藥房提督崔文昇已有旨皇長子擇用端人朕已知之

二十八日癸酉上疾彌留召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及英國公張惟賢尚書周嘉謨李如華孫如游黃嘉善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御史顧慥於乾清宮上御東煖閣倚榻憑几令上侍立諸臣問安畢上命諸臣前降色連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云朕在東宮感寒症調理未痊值皇考妣相繼大喪典禮殷繁悲傷勞苦朕不進藥已兩旬餘卿等大臣勿聽小臣言令上承

旨再申前諭上又諭册封皇貴妃禮臣言二后封
謚東宫册立諸大典禮當次第行諸臣叩頭退先
是給事中楊漣疏陳保攝衆論内監崔文昇醫藥
之誤故召見部院吏科河南道外特及漣因諭及
此云

甲戌上再召見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於乾清宫
諸臣問安畢上乃諭册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册
儲原卜期宜移近蚤竣吉典以慰聖懐上因顧令

上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宫輔臣以皇考山陵工有次第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宫諸臣言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仍諭緊要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輔臣奏鴻臚寺寺丞李可灼自云僊丹臣等未敢輕信上即命中使傳宣諸臣退出可灼至同進診視具言病源及治法甚合上喜命進藥諸臣復出令李可灼與御醫各官商確未决輔臣一燝言其鄉兩人同用此丸一損一益非

萬全藥禮臣如游言此大有關係未可輕易乳嫗
至上趣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進上飲湯輙喘
逆藥進乃受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俟少
頃中使傳聖體用藥後暖潤舒泰思進飲膳諸臣
懽躍而退可灼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申末
可灼出輔臣邀詢之可灼言上恐藥力竭欲再進
一丸諸醫言不宜驟傳趣益急因再進訖輔臣亟
問藥後何狀云聖躬傳安如前先是可灼來閣門

言有僊丹欲具本進輔臣出所具問安揭中有進藥宜慎及不效傷害等語遂諭之去是早輔臣恭視寫篆大行皇帝册寶兩内監在云有鴻臚官李某在思善門具本進藥輔臣應以難信俄蒙召見益可灼時從諸御醫往來思善門中使徧聞以達於上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是日仍以問安賜諸臣錢幣燒割可灼與焉次日五鼓内宣召急諸臣趨進而龍馭以卯刻上賔矣益九月一日也

崇禎九年禮科給事中馮元飈熹朝信史急宜纂成疏臣待罪禮科與聞掌故每見鉅重諸務類多廢弛習為固然莫之省究如謚法五年一舉所以風世也今或有再訪而無一報歷法終古不易所以奉天也今或持各是而滋大疑積怠成荒益難枚舉第以四郊多壘未敢一切具陳至若實錄一書則萬世是非之衡亦一時勸懲所恃也凡禮樂沿革征伐次第刑政施設羣臣功過四裔朝貢之

類莫不具載太祖高皇帝曰國史貴於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世宗肅皇帝曰史之可否一出於公非公則鬼神亦察之在祖宗之世重史若此而又慮其書藏之金匱副在秘書人欲見之有不可得更就其事輯為寶訓以傳於天下賢者有所勸而不忠不孝之臣有所畏至盛典也故歷朝以來雖御世長久事蹟繁重實錄之成無踰至數年者今熹廟之政前後七載實

録故事以月繫年總其成書不過八十餘卷耳夫古之脩史者或訪諸故老或採及輶軒故其編次至煩折衷匪易若我昭代則法制既詳官事畢具在翰林有起居之職在六垣有章奏之抄在内閣有票擬之籍纂輯磨對豈待九年何徇何疑坐成廢閣此固非一政一事之蠹惰也臣嘗誦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天啟之間是稱陽九其為忠逆殆亦多途法誠所陳至非渺小徒以實

録未上寳訓弗傳遂使衆志紛營猶思擾溷保奸舉逆蠅集兎爰外患未寧其漸方長臣所竊竊良抱深憂非敢過執硜迂徒於奮武之秋漫作揆文之論也伏乞皇上毅然獨斷即勅所司將實録寳訓立行竣役如寳訓頒而是非曲直有不合匹夫匹婦之公者許廷臣據實糾正按治如法如此則人心自定政體肅然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崇禎十五年禮科給事中沈允培鉅典端候昌期

疏竊見駙馬都尉翠永固一本奉旨著該部科詳
酌確議臣不覺舉手加額曰皇上脩明舊章無幽
不闡請謚建文於此日真千載一時殆宗祖陰牖
之使言而成我皇上繼述之善也按臣祖子木為
銀臺時具疏請祀建文大畧言建文為高皇帝太
孫懿文太子嫡子五年御宇統順系明生為金潢
玉牒之主沒含斷蓬飛草之怨心竊痛之成祖用
王景議以天子禮葬遣官致祭輟朝三日而成祖

之不欲廢其祀可知也恩詔褒祀死節諸臣是忠於建文者宜祀矣乃建文何獨不得祀因請祀於孝陵高皇帝之旁或懿文太子之側疏下部覆如議留中不報而要非臣祖一人之私言也方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亦嘗請追謚建文而以景皇帝及元順帝為比謂親親固當視景帝避位尤當視順帝人皆誦其不刊暨萬歴十六年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復以建文不宜革除景泰不宜附録竝

形奏辨乃景泰附録改正而建文年號報罷直至

二十三年九月神宗始允禮臣范謙覆科臣楊天

民臺臣牛應元疏而奉有建文事蹟著附載太祖

高皇帝紀之末仍存其年號之旨其難其慎越今

又四朝矣推而論之不帝而何以編年不帝而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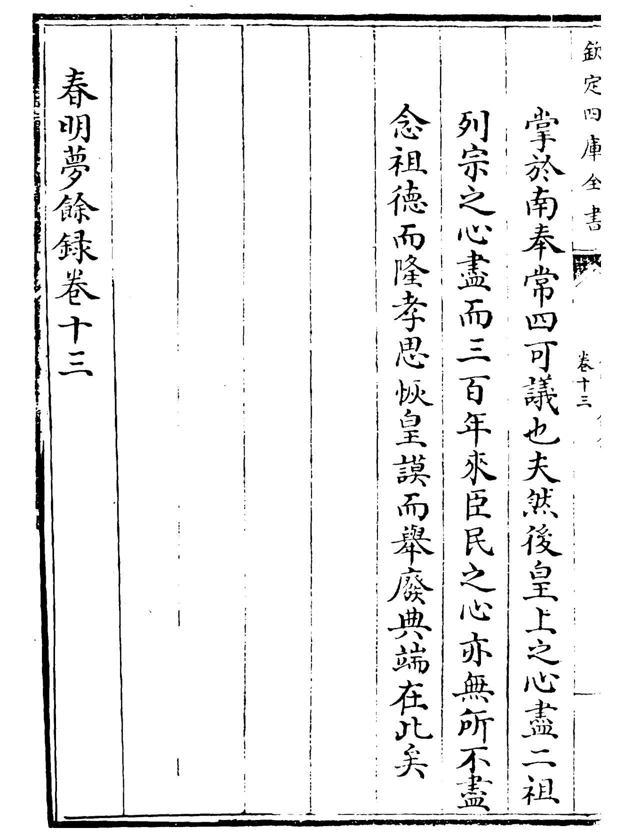
以議享存其年號不得不復其帝統復其帝統不

得不酌其徽稱與脩其祀典事本相因理原一貫

合先後諸臣之章奏神宗霈發之明綸已示顯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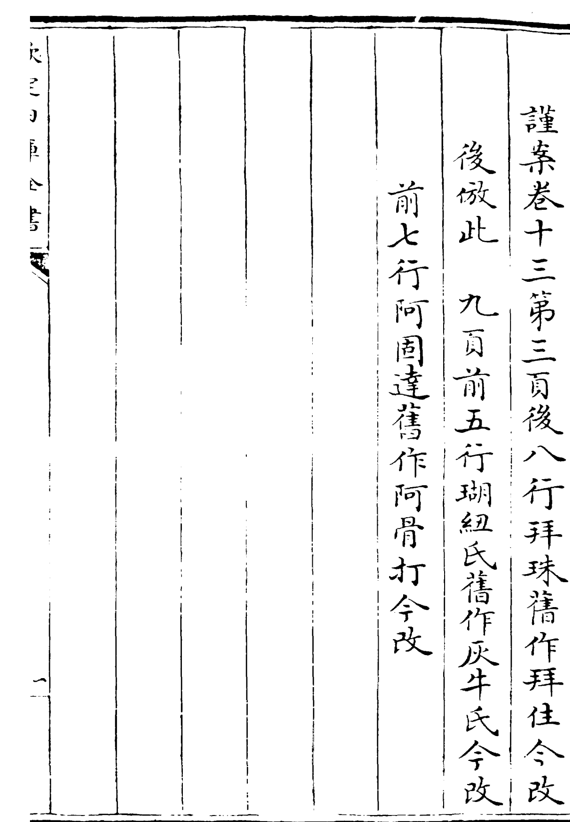
鴻名之漸矣且成祖不嘗曰欲法周公輔成王乎
令孺子而在未必不復辟也又不嘗稱建文為少
帝乎位號依然并未如景泰之追廢為郕戾王也
且建文得統於高皇帝尤非若景泰之因危擁立
也乃一則尊崇於易世之後一則泯滅於數十代
之餘不過謂表章遜國則靖難無光而不知天與
人歸成祖自不能避征誅之迹勢窮事去建文亦
何必存揖讓之名要以承祧有主即冡君避野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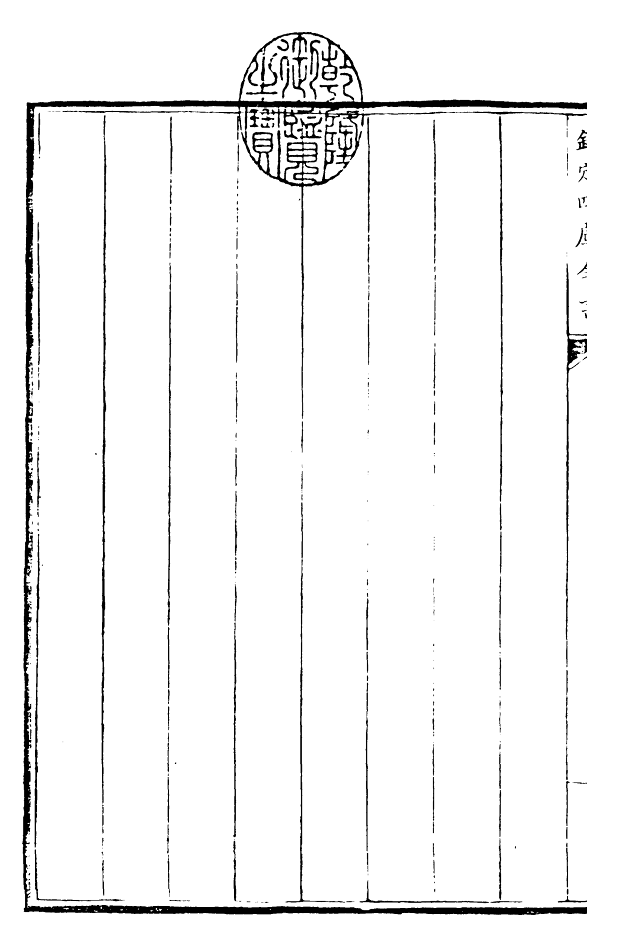
無傷太祖之心況一脉相傳則繼體開天更逓禪
文皇之緒而何嫌何疑之有哉皇上至仁符堯虛
受邁禹遠布憲廟追崇景帝之規近體神宗褒表
忠魂之意則臣有四説於此察改實録令建文自
為本紀無溷附以成萬世之信史一可議也祛西
山不封不樹之訛而攷尋成祖禮葬之蹟因以表
為陵園二可議也倣恭仁康定之謚法而斟酌於
二字四字之間三可議也即園為寢而春秋二饗



掌於南奉常四可議也夫然後皇上之心盡二祖列宗之心盡而三百年來臣民之心亦無所不盡念祖德而隆孝思愜皇謨而舉廢典端在此矣

春明夢餘録卷十三


謹案卷十三第三頁後八行拜珠舊作拜住今改
後倣此　九頁前五行瑚紐氏舊作灰牛氏今改
前七行阿固達舊作阿骨打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